

炉火纯青

徐光夫 著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目 录

編輯例言

爐火純青	1
馬福大哥	17
到新厂之前	31
揮酒迎春	50
一面紅旗	66
三套鑼鼓	73
烟	82
他和她	90
雨	105
郭工长	111
熔炼	126

爐 火 純 青

一

在大跃进的激流里，人們是多么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的时刻呀。

“時間就是鋼”，在我們这里，这个观念就更为强烈了，緊張的战斗把甚么星期、假日、昼夜……都忙忘了。早晨家里捎来个信，要我和爹回去看看，这才想起今天是仲秋节。我没有說服老头子，登山又一再催促，我一个人只好回去了一趟。真出乎我的意料，媽既不是因为我們爷俩一个多月沒回去了想念；也不是为了一家人圓月。原来是我妹妹回来了，我得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訴他們。

我激动地从家里急急地赶回爐前，登山正在帮白班貼补前墙。貼补前墙是个很吃力的活，用大鏟托着合好的火泥，靠近爐門，冒着熊熊的火焰，向紅亮的爐壁上貼，这要有百把斤的力气，要經得起强热的炙烤，不小心，眉毛都会燎掉，若是鋼水溅射在皮肤上，更是賊辣辣的痛。不在本班，万不得已，誰都不大喜欢这个工作，但登山这几天，貼补爐墙象是上了癮，不分本班或是別班，总是那么經心。

“谷珏回来了！”我給他递了一鍬火泥說。风声火声吊車声……平爐上一片轟鳴，他听不清楚，皺着眉，側着耳朵問：“誰？”“谷珏，我妹妹！”“噢！”他眉头一展，两眼閃爍出惊喜的火花，托着一鍬火泥发愣。半晌才觉察出自己失神，不好意思的紅了臉。我好笑，堂堂的一个爐长，想不到臉皮这么薄。

“回来有甚么事嗎？”“画画来了。”“好哇，請她給咱們画

个卫星图罢。”“我看，你給弄張喜报，倒有意思。”我說了句无关話，向他笑了笑。

爐牆貼完了，剛想告訴登山，我媽請他到我家过节。这时候我爹不声不語地踱过来，窺探了一下爐况，轉身对登山說：“喂，这还象个样子，爐子是咱們的飯碗子，一个炼鋼工，甚么时候也得記住这一条。”“哪个炼鋼工能不爱护自己的爐子呢。”登山微微一笑，接着說，“只是这一条还不够，时时刻刻还得想法‘多装’‘快炼’，我們把爐子弄好，就是为了这个。不能象嬌孩子样，仅仅只是为了爱护他，碰也不敢碰。”說的我爹沉默而严峻的臉上一紅一白。

“爹回去罢，家里有事！”我說了一句。“哼，我回去。好小子，你們想任意所为，自由炼鋼嗎？办不到！”他声色俱厉地冲我来了。

“谷师傅，不瞞你，下一爐我們是想多装点料，你有經驗，幫我們想想。”登山倍加小心，婉轉地說。

“装多少？”我爹立时显得紧张起来，臉上呈现出警惕的神色。“不多，三百六十吨。”登山說的很安详。我心里不禁一震，滿以为老头子准会跳着叫起来，想不到他反而哈哈大笑，拍了拍登山的肩膀說：“好徒弟，我算佩服你，真是敢想敢干。”說到这里，臉一板，語音一轉，“但你也不能胡来呀，我問你：这座爐子的設計能力多大？”“一百二十五吨。”“你跟着我炼鋼的时候，最多装到过多少？”“一百九十吨。”老头子一撮帽檐，手一掄說：“着哇，从一百二十五吨到一百九十吨，經過多少专家，幫助我們費了多少年的心血，才办到的呀，怎么，炼了两天半鋼，你就要騰云駕霧不成？小伙子，当心，沒有那么大胃口，少貪点，別闹个上吐下泻，活活撑死！”登山叫他說的臉紅脖子粗，揚起头，两眼象一对閃电样，上下打量了我爹几眼，紧閉着嘴，压着气默默地說：“条件反正都齐全了，大家也都研究过，党支部不单同意还支持，这也不

是为了我自己，誰反对就讓他反对去罢！”一句話刺疼了老头子，气呼呼地說：“我是为我自己嗎？我是为了一千零七十万吨鋼。你把爐子糟塌坏了，甚么都完了。炼鋼能开玩笑嗎？人家一个工程师亲自把着爐子試驗了一个多月，还没有你这个胆量呢。簡直是胡鬧，你們这些小年輕的，一天天也不知尽想些甚么？”

“得了！”我插了一句，“这又不是你的班，关你啥事？”“是你们的班嗎？告訴你，我是护爐技师，有这个責任。”老头子說着又把他那个寶貝——在腰里快揉搓碎了的，黄皮的技术規程掏出来，晃了晃說，“你們装那么多，是非法的，不管你是誰，我也得干涉！”經他这一嚷嚷，人們惊疑地围上来。他向下又狠狠地拉了拉帽遮，背着手，头也不回徑奔別的爐子去了。

妹妹回来只呆两天，明天就到本溪去。她在省城美术学院学习，春节走的，一直沒回来，这次是来钢铁厂画画的。老头子还不知道，他跟我一样，粮食口袋、行李卷都搬到厂子来了，輕易不回家。妈再三嘱咐我务必叫爹陪着登山回去一趟，把亲事訂下来，我想追上去告訴他。登山理解錯了我的意图，一把拉住我說：“不急，今天的爐况很好，咱們加把勁，按照研究好的办法，来它个多装快炼，只要創出个新纪录，老头子的思想也就容易解放了！”

二

妹妹和登山很要好。我对这，也一百个同意。

登山，人們都喊他“小侯”，实际他长的象条水牛。濃眉大眼，膀寬腰粗，爐前一站，操起撬鋼棒，那个英武勁，真不亚于景阳崗上的武松。可是他脫下帆布工作服，却又显得那么素淨靚靚、温厚純朴。他比我大不了两岁，我俩是前后脚入厂，可是人家是个炼鋼工了，而我呢，还是个不大出色的一助手。

我爹在炼鋼厂的工人中是有名的五老之一，工龄比我的岁数都长，解放后炼了几年鋼，如今是首屈一指的护爐技师。过去我为他

丰富的炼鋼經驗曾自豪过，可是現在，在大跃进的浪潮里，我总觉得他象一只老破船，不住地打轉轉。他一开口不是爐子长就是爐子短，仿佛这十几座平爐，唯有他才是主人似的。口袋里那本技术規程，就象是金科玉律，动不动还吹胡子瞪眼睛，吓不死人也气死人。登山原先是他最中意的徒弟，是他最得力的助手，两个人好的成了忘年之交。如今呢，虽然沒撕破臉皮，可是在老头子眼里，登山成了个危險人物；登山呢，見了老头子也头痛。我呢，当然是站在登山这一面的。

原来登山是从关内农村招工来的，那一年扩建鋼厂，他在工地上当力工，我爹正好在那里負責。一天，在家里吃飯，我爹兴致勃勃地說：

“嗨，咱們工地上来了个小老虎！”

“甚么小老虎？”我惊奇地望着他。

“吃飯罢，哪来的这多話；你呀，跟人家比起来，簡直象只鴨子。”

爹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难見他有点笑容，不过对登山却頗感兴趣，每逢回家就繪声繪色地夸奖一番，随着就数落我一頓，对照着把我貶得一錢不值。

登山一到工地就惹人喜欢，干起活来，撒开欢。不知啥叫累，鍬大手快，挖土几下子就是一滿筐。如果讓他抬，腿长步宽，跑起来带风，三几把鍬供不上他。好胜的小伙子們不服气，跟他較量过，大家象发了瘋，恨不能一下子把半个山架走。但多則半天，少則两三个鐘头，都摸摸肩膀，裂裂嘴不再湊前了。登山从不譏笑誰，好象他力气大，抬得多，是本份。遇見力气小的，便搶着抬后头，讓出多半截扁担，一筐土簡直墜到自己脚下。登山又老实又听話，誰的忙也幫，一上班，你听罢，这边喊：“登山，快来！咳哟，我算弄不了它了。”那边嚷：“小侯，来試試，这家伙咋这么重呢？”侯登山成了簡便灵巧的小型起重机了，象这样的小伙子，有誰不搶着

要呢？

工程修完，登山被留下来，領導上問他願意干甚麼？他說：

“啥活最用力氣？我就是有把子傻勁。”我爹相中了他，說這小人是個挺好的煉鋼工材料，還是叫他學點技術罷，於是他就上了平爐。

三

到了平爐，他還是個“閑不着”，自己的活干完了，就滿爐子亂串，幫這個抬氧氣，替那個搬錳鐵，冶金爐工人修爐，他也去傳磚遞泥，鬧得我爹哭不得笑不得。有時吓唬他說：“登山，這裡可不象工地呀，這裡到處是風、火、水、電、瓦斯、機器……都是些咬人的玩藝，不小心惹翻了它，出點事故就不輕啊，國家受損失不算，自己還有性命之忱呢！”

登山雖然沒被吓住，但卻不大敢動手了，只是兩眼溜溜地觀察着別人的動作，不懂就問：“這是甚麼？那叫甚麼？火是從哪兒來，風是從哪兒進？礦石，鐵料裝多少，為甚麼裝這些？”他的問題一個接着一個，沒完沒休，不管你是工人，還是幹部、工程技術人員，他總打破砂鍋瀝到底。我爹對他這種舉動是不大愉快的，有時就噴斥他兩句，認為他不守本分；應該規規矩矩地干自己份內的活。在他看來，平爐上的普通工人——二助手、一助手、煉鋼工，每個人應該做的和應該知道的都是絲毫不能含糊的，離開那個圈子就象不合法。當然，他對登山還是關懷備至的，自己那點經驗也願一股腦傾倒出來。不過在這方面他講究“循序漸進”，他把課程編排了時間表，這一年學甚麼，那一年學甚麼，一絲不苟。其實這也只限于一些具體操作，有些東西他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，這樣就遠遠不能滿足這個青年人旺盛的求知欲。

平爐工作是三班倒，白班還沒甚麼，碰到中班或夜班，登山就閑的沒抓沒撓，叫我爹鬧的，下了班又不敢在平爐上逗留，回宿舍

又躺不住，逛公園，跑馬路沒那習慣。宿舍附近正好修建房子，于是他一歇班就長在工地上。這一次他倒不是去挖土，而是盯在木瓦活上。他幫人家抬木頭，鋸板子，和泥，砌磚，人們都喜欢他，以為他沒有職業，要他做小工，給他工資。他拒絕了，他說他只是想學學手藝。

有一次，我爹把他領到家來。我家原來住在郊區，上下班要乘火車，一時慣了，免不了步行二十多里。我爹雖然是一個工人，但他却喜歡鄉居，這和過去的生活條件有關。當我們張意搬到市內，一心守着工廠，可這時候支撐基地建設的人，成千上萬地從四面八方涌來，市內住宅也就越來越緊張了。

一進屋，登山規規矩矩地鞠了個躬，恭恭敬敬地叫了聲“師傅”。我爹滿臉笑容給我們介紹：“這就是我常說的那個‘小老張’，心可靈呢，手又巧。”我媽也很高興，熱情地招待他一番。臨走時他問：“師傅，你住的太遠了，為啥不在近處弄所房子呢？”“等著罷，等這裡建設好了，還愁沒房子住？現在房子緊，我好歹還有一間，干么還湊熱鬧跟大家去爭呢。”“自己不會蓋兩間嗎？廠子裡也在号召自建公助。”我爹嫌麻煩，說：“算了罷，哪來的那么多閑功夫。”

這是登山入廠後的第二年春天。緊接著不多日子，我從技工學校畢業，也入了廠。

誰也沒注意，登山真的蓋起房子來了，不但他自己蓋，還幫助別人蓋，他跑跑顛顛成了修建宿舍的指導員了，測平定錢，安梁立柱……樣樣都通。我爹聽了一皺眉：“胡鬧。”但又沉思了半晌，點了點頭，對我說：“你去幫你登山哥蓋房子罷，他家裡還有個父親，也該接出來了。”這個忙，我沒幫上，人家三間土洋結合的房子早就起來了。

轉眼到了“五一”勞動節，大家參加了遊行，走得很疲乏，登山約我和爹到他的新房子歇歇去。我爹對他這三間房子的配置和點

綴極感興趣。你想，粉白色的牆皮，亮堂堂的玻璃窗，天藍色的油漆門板，淺黃色的籬笆，綠油油的菜地，還種着不少各式各樣的花，這環境誰不喜歡呢！

“把你爹接來，再找個對象，住在这里，真够幸福的了。”我爹東瞧西望，不住地說。

“師傅，你喜歡这里嗎？”

“叫我看，住這，比大洋樓都舒服。”

登山敲了敲牆，自言自語：“干透了。”隨着笑盈盈地朝我爹說：“大叔，你們搬來罷！”“搬甚么？”我爹驚疑地望着他。“這三間房子是給你蓋的。”“給我蓋的？哈哈……”我爹拍了他一把，說，“登山，你也學會開玩笑了。”“不，真的。”登山滿臉通紅，急的要盟誓。“那你呢？”“我有住处。”“你爹呢？”“他不來！”“那，你蓋它又為的甚么？”“下了班反正沒事，悶悶的難受，你又住的遠，需要間房子。”

我爹很固執，說甚么也不住這房子。他說：人家孩子辛辛苦苦蓋的，我算個甚么去享受現成的。登山也很拗，非要我們搬去不可。慫恿我媽，我媽心動了，勸我爹：“你不是他師傅嘛，人家孩子咋不找別人住呢？”我爹一聽來了火，一拍桌子說：“我要不是他師傅，也許去住呢。這是甚么社會，師傅還能沾徒弟的便宜？”事情傳到黨支部，支部書記說：“老谷，你的想法怎么这么多呢？侯登山不光是給你蓋了這三間，你問問那半趟街，哪間房子沒有人家的勞動？同志嘛，甚么師傅徒弟的，登山也是為了你的工作，你搬來離廠近，各方面都有好處，你就干脆搬進去住罷！”

我爹湊了一筆錢，托人轉交給登山，算買他這幾間房子。登山急了眼，把錢交給黨支部說：“谷師傅在路上拾了一筆錢，獻給國家建設。”支書找我爹問了問，當場把他批評了一頓。我爹拿着錢回來，又氣又笑，罵道：“這小鬼頭！”

登山成了我家的常客，在我和我妹妹的眼里，他成了個了不起

的人物。厂子里没事，下了班他就来，来了就手脚不停闲，担水施肥浇花种菜，修修这儿，捅捅那里，一次比一次弄得精致，叫我想都想不出。看得出妹妹也十分喜欢他。妈见了，高兴得翘不上嘴，说登山的妈好福气，修下这么个有本事，又老实的儿子。提到他妈，登山便阴郁起来，再也坐不稳，不声不响地走了。妹妹偷偷地跟着，回来說：“登山一个人藏在树丛里掉眼泪呢。”吓的大家以后再也不敢提他家的事了。而他呢，也很少講起。

妹妹很关心登山学文化，自动地扫起这个“半文盲”来了。教的認真，学的钻心，成績很不坏。直到登山上了业余学校，妹妹去省城，漸漸的来往才稀了。

四

我媽早就看中了这个未来的“女婿”。經常和爹嘀咕，可是我爹漸漸对登山不象以前那样亲了，原因是登山自做主張地炼了一爐鋼。

那天是夜班，最后一爐鋼兌完了鉄水在熔化期，我爹清扫平台，一下子迷了眼，急着去医务所，临走囑咐登山照管着点。通常熔化完，还有一个精炼阶段，需要两个多鐘头，看样子出鋼是下一班的事了。想不到他回来，这爐鋼早已出完，我爹吓了一跳，厉声問：“誰的主意？”登山說：“我。”我爹气得打哆嗦：“你你你……啊呀，这怎么行，簡直是違法操作啊！我問你，純沸騰時間多长？”“成分合格，各方面的条件齐备了就出鋼唄！”登山一点也沒在乎。我爹冒了火，說：“你是干甚么的？”“一助手。”登山答道。“好哇，炼鋼工不在你就敢出鋼？”“那总比泡在爐里挨時間强！”登山又撞了他一句。老头子捂着害痛的眼睛說：“好好好，誰叫我摊上你这个……。算了，明天我去檢討罢，可是这一爐鋼，全完了，真作孽！”老头子越說越伤心，大家圍着他左說右說，他只是搖頭，鉄青色的臉，冷冰冰的，交了班，就奔厂部去了。

厂长一早从現場檢查回来，見我爹呆呆地坐在办公室里，就满面春风地說：“老谷，好早啊，請獎来啦？”我爹臉緋紅，低下了头，呐呐半天說：“昨天晚上我老糊涂了，炼了一爐……”“一爐快速鋼，七点五十分。”厂长笑了笑說，“你真謙虛，都象你这样糊涂，咱們的产量准能翻一番呢！”这一下可真把我爹弄糊涂了，他望了望厂长的臉色，不象是开玩笑，他又把那一爐鋼的經過談了談。厂长一边整理文件一边說：“你先回去休息休息，回头大家总结总结經驗罢！”

我爹六神无主，走出了办公室，門口已經給他們貼了一張紅紙喜报，他对着那張喜报搔了半天头，不放心，又跑到檢查站，檢查站說是标准的优質鋼，質量完全合格。我爹疑疑迟迟地問：“你們沒弄錯了嗎？不会这样吧！”檢查站的同志很不高兴，說：“你这个老头子。真奇怪，不相信自己，还不相信別人，貼喜报都貼出了意見。”

我爹偷偷地笑着跑回家，买了一瓶子酒說：“謝天謝地，碰着好运气了，好玄沒出个大漏子。”从此他就对登山存了戒心，說：“登山是个傻大胆，看着老实，干起事来，可任啥也不怕。”

这一天他喝着酒，左思右想觉着不是滋味，叫我把登山找来，一进屋我爹便把他拉在身旁說：“登山，我又发脾气了，这怪我不好。”登山笑了笑說：“这沒甚么，誰都不会怪你，你也是为了爐上好。”

爹是个棋迷，又是把高手，登山一来就下两盘。酒足飯飽，两个人高兴，棋又摆上了。

“大叔，我摸着一个門道。”当头炮一架，登山笑咪咪地說了一句。

“甚么門道？”我爹提馬看卒，警戒地瞅着登山。

“精炼阶段，只要鋼質合格，温度够，可以縮短，甚至可以不要純沸騰的时间。”

“邪門。”我爹搖了搖頭說，“那一爐鋼是僥倖，別碰大運了，還是穩當一點的好。按規程走沒錯，你看我煉了這麼多年鋼，從來也沒出過甚麼事故。”

“可也沒有大的起色。”登山微微一笑，掃了老头子一眼。

“好哇，眨起師傅來了。”我爹很不自然地裂了裂嘴。

“你輸了，重擺下盤。”“嘿，你又來了鬼招。”“對，只有新招才能破你這老一套。你是以守為主，我是以攻制勝，咱這閃電戰術專破你這層層防守。”

我爹聽了不以為是，把棋盤一推說：“我喝多了，不和你下了。”登山兩只亮晶晶的眼睛一轉說：“大叔，這煉鋼我想也如同下棋。人們常說，神醫不學湯頭歌；國手不念下棋訣。”“這麼說煉鋼也不管技術規程了！”老头子冷冷地瞪了他一眼。“不，我不是這個意思，規程是要遵守的，要尊重科學，不過規程也好，科學也好，總是人創造的，也不能叫它把你死死地捆住，咱們要發展，要提高，要革命……”“好罷，登山，我看你早已不象從前了，早先你是干的多，現在你是想的多。翅膀硬了，本事也大了，若是在舊社會呀，你可以出師滿徒了。不過現在嘛，工廠是國家的，誰也不能攆走你，我當我的煉鋼工，你干你的一助手，從此咱倆只是職務不同，沒有師徒之分了。”

兩個人鬧了個不歡而散。

不久我爹當了護爐技師，我呢，派在登山的爐子上。

五

今年春節之前，登山突然請了半個月的假，回關里家了，事先誰也沒料到，連我都没告訴一聲。和他同宿舍的人，傳出登山把幾年儲蓄的六、七百元都取出，換成了十元的大票縫在棉襖里帶走了。我媽一聽慌了神，說：“這個小人，莫不是忙着回去結婚？”叫我探問探問。我送他到車上。他說：“該回去看看了，爹這大年

紀，把那件大事了結了就松心了。今年各處鋼廠都建立起來，誰知道要調多遠？”

我把聽來的和見到的一綜合，這不是回家結婚是甚么？

媽埋怨我爹不抓緊孩子們的親事，讓這個得意的“女婿”跑掉了。我爹沉吟了半天，嘆口氣說：“這孩子有本事，但鉅計得過分；儉樸，可又刻苦得過度，我算摸不清他是怎麼回事。親事是他們自己的事，用不着咱們操心，我看房子嘛，咱們得抓緊一點找，登山若是結了婚，全家上來，總得有個住處。”

春節我們過的冷冷清清，妹妹初三就回校了，爹正張羅着找房子搬家。沒料到初五晚上登山就趕回來了。背着一面袋子梨、棗、花生、石榴，特意還給我爹捎來幾只肥燒雞，一大瓶子二鍋頭。

我媽見了，第一句話就是：“咳，新婦新月的干啥這麼急着趕回來呀？快讓新嫂子屋裡暖和暖和。”我爹却急着邀他父親，可是院子裡空蕩蕩的，哪有個人影。

登山被大伙鬧愣了，繼而想了想，抿着嘴笑了。兩眼四處緊掃巡，象是屋裡少了誰似的。

他又從口袋裡取出來大包小包的花種菜籽，黃澄澄的苞米和麥子，講起了他們鄉下大躍進，打井澆麥，修水庫積肥……他說的有聲有色，高興透了。

我問了問他，大事了結了沒有？他笑了笑說：“都辦妥貼了，真沒有想到辦的這麼漂亮！”這一句話不要緊，大家都象吃了禁語丸，從此就沒人再提這一章了。

一見到了五月，平爐上的工人，接二連三地向外調，侯登山被提拔當上了爐長，就在這天，廠部信斗子上插着他一封信。我一看是從鄉下來的，里边還裝了張象片，我想這一定是他愛人的，跑着找他說：“登山，嫂子的象片，來的正是時候，向你這新爐長祝賀來了。”

他撿過去打開一看，樂得跳起來說：“好傢伙，長的够多漂亮

啊！”“甚么啊？”“麦子唄！”“甚么妹子？”^①我劈手夺过一看，不觉一愣，原来是一片浪涛似的麦田，麦穗沉甸甸，粗大的象些牛尾巴。附的信我也看了，这是社里给他来的一封感谢信，又是一封丰收报喜信。經他一講，这才鬧清楚。他提的那个大事，原来是想回家給他爹准备后事。这是他的宿願。因为他娘死的时候，穷的买不起棺材，是用破席卷埋的。他从小立志，大了要挣钱买口上等的寿材替他爹媽合葬。几年来他省吃俭用，终于有了这个条件，加上他爹六十多岁了，就急着回家去了結这个蓄意已久的大事。到家正赶上农村大跃进，爷儿俩一商量就把这笔錢交給社里，投資到农业生产上去了。如今家里已經成立了公社，麦子产量翻了几个番。他爹身板更硬朗了，天天吵吵嚷嚷建設共产主义呢。提到他的婚事，他吃吃地笑了，調皮地說：“等着罢，等着找个好‘妹子’再說罢。”

这件事，几天就轟动了全厂。当然我家里更高兴。他埋怨我瞎宣傳。

六

平爐緩緩傾轉回到原位，白班这一爐鋼已經出完，工人們正在忙着补爐。我爹蹶呀蹶地走过来，用袖头遮着臉，观察了一下爐膛，轉身又去拿探爐勾子。勾子很重，登山瞅了我一眼，两个人帮他架着。他探了半天，一揚手，厉声說：“炼爐！”“炼爐！”大家倒吸了一口气，面面相覷。炼爐要空爐六、七个鐘头，差不多能出一爐鋼。登山听了，眉头一蹙，輕輕地又走近爐門，透过藍眼鏡，詳細地檢查了一番，和白班的炼鋼工說：“馬上装料罢！”我爹瞪一瞪，气呼呼地搶前一步。登山拦住他，笑盈盈地說：“没关系，至少还能炼五爐鋼。”“不行，已經到了規定的次数了。”“可爐底

① 山东有的地方把“麦”讀成“妹”。

很正常啊，为甚么要在好好的鍋底上打补綻呢？”“爐子是爐子，鍋是鍋，別亂扯。你看爐底的燒結层只剩下三百多公分了，还說正常；若是燒穿，啥都完了。”“谷师傅，你說得多厚才成呢？”“起碼也得五百公分。”“三百公分是經過辯論、試驗，上級批准同意了，这你也知道啊！”“这这……”我爹臉一紅，末了把規程掏出來說：“可这玩艺儿，公司還沒下令修改呢。”話沒落地，周圍哄地笑起来。我向登山施了个眼色，登山就势扯着我爹說：“谷师傅，咱俩都不在班，左右沒事，找个地方慢慢研究研究，別在这兒堵着，耽誤人家装料。”

师徒俩在調度室外屋盘起道来。我悄悄地隱在窗外，見登山用粉筆在桌子上一边画着一边講，說的头头是道，爐体的构造，尺寸大小，煤气空气的来龙去脉，記得滾瓜烂熟，了如指掌。但老头子很固执，两只手紧翻弄他那本破規程。

屋子里的辯論還沒停止，門口又挤了一堆人，我爹越来越講不出甚么了。登山一口一个师傅叫着，技术課上完又給他上起政治課来了。我觉着好笑，現在的师傅該是登山了，而我爹也并不是一个好學生。說來說去，我爹把嘴一閉，規程向口袋里一塞，狠狠地往下拉了拉帽遮，和剛才一样，头也不回就走了。我跑过去拦他，想把妹妹回来的事向他講一講。他眼珠子紅得怕人，把我一揮，急辣辣地說：“去你的罢，尽是些冒失鬼！”他走了几步，望了望爐子，又折回来，叹了口气說：“登山，我是为了厂子，也是为了你們，我在鋼厂混了二十多年了，中国的，外国的，工程师、专家見了无其数，爐子，我和它是老伴当了，它的脾气体性，我摸的比你還透，使喚牲口还得有个緊慢，叫它喘喘气呢。你們任着性子糟塌罢，早晚非断送在你們的手里！”“大叔，你別总拿赶牛車的眼光来看开汽車呀，照你那种穩当勁，哪一輩子进共产主义社会呀？你放心，瞧好罢，我們不傻不瘋的，为啥糟塌爐子呢？”老头子听了，臉憋得通紅，連說：“好好好，我的責任算是尽到了。”他又想

了想，斬釘截鐵地說：“不行，我得找廠長、總工程師去，我是爐技師。”剛說完，調度員的擴音器喊：“爐技師谷茂林同志注意，請你馬上到黨委辦公室去。”他白了我們一眼，點了點頭說：“好，我正要去呢。”

登山看了看表說：“小谷，我去不了啦，就要接班了，今天各方面條件都很好，下一爐咱們裝三百六十噸料，創個新紀錄，不然，老头子也露不齊。我準備準備，你馬上回家告訴一聲，就說明早上去看她。”“好罷，也只能這樣了。”我念頭一轉，還是叫老头子回去罷，我才不自投着掩埋怨去呢。我剛走近廠部辦公室，爹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出來了。

“爹，妹妹回來了。”

“噢，”他搔了搔頭，象是沒聽清，自言自語地說：“黨的話是不會錯的……不，我就不信……”他又捶了捶自己的頭。“多裝，快凍，維護爐體，難哪，……咳，我怎么就想不通呢？”他又長長地吁了一口氣，這才注意到我。“你妹妹回來了。”“嗯，明天就走。”“登山不看看她去呀？”“今天沒時間了，你回去一趟罷，你是夜班。你在爐子上瞎轉悠啥呀？煩惡人，老保守。”“我保守？好哇，你也反駁起我來了，我是為了黨，為了1070萬噸鋼！”“算了罷，群眾的眼睛是亮的，大字報給你貼了多少，你那個老迷信總捨不得扔。”“你你……”氣的他說不出話來，我接過來說：“我我，我們是促進派，專門反對你這促退派！”沒等他还嘴，我就一溜煙跑回爐上。

爐前會，已經開完，登山最後說了幾句：“咱們是掌握爐子命運的主人，鋼鐵能不能翻一番，就看咱們的幹勁和鉗勁啦。爐體經過幾天的維護很正常，今天風足火旺，萬事具備，一定要日產三爐，突破千噸，大家有沒有決心打破過去最高的六點四十分鐘一爐鋼的紀錄？”“有！”小伙子們一挺腰板，响亮地喊了一聲。這時候，身後有人嘿嘿地笑了。一回头，真氣人，又是我爹。沒等別人

开口，我爹连连摆手说：“你们干罢，我绝不妨碍你们，我是给你们看钟点当记录员来了。”说完，他掏出怀表，拧了拧弦。登山没理会，一摆手，简短有力地說：“好，立刻行动！”于是人们在红光閃閃的爐台上穿梭般地飞跃起来。矿石、原料、工具、大罐、渣罐、模子、吊車……分头去检查，广播器傳送出我們爐上的雄心壮志，頃刻，应援书、助战信紛紛飞来。

补爐机突然地噴射出霧一般的粉末，装料机急急地旋轉着。料槽翻飞，粗大的鉄臂伸进白热的爐膛。

堵假門坎，这是一场猛烈的白刃战，小鐵象飞一样，登山領头在爐前一递一个地环轉着扔起鐵来。不知有多少人参加了这场战斗，我爹再也不好意思招着表在那里旁观了，也脫掉了外衣，卷进入群里来。

炼鋼是靠火的，登山算是摸到了火的三味，蓄热室、空气室、爐膛的温度和压力他調整的那么大胆，那么精細，那么及时。他没有一刻停歇，爐上爐下飞跑着。他不但自己摆弄，还耐心地告訴爐子上所有的人，跟着他，大家都体会到入人在炼鋼。他是一个多好的指揮員呀，我爹不知不觉地也跟在身后忙活起来，他那阴郁郁的臉色，漸漸地开朗了。

精炼的时候，大家提心吊胆地望着这一爐待出的鋼水，就象一位父亲靜靜地盼着临产的儿子一样。

化驗室报鋼样的姑娘搖着小簫，急急跑了过来，她喘吁吁地喊了一声：“好，成分合格。”頓時爐体傾斜了，鋼水象閃电般冲出来，滿厂立刻金光灿灿。

这时候，平爐的平台上鑼鼓喧天，炸炮齐鳴，党委书记来了，厂长来了，报社的記者，电台的录音員都来了。笑語声，吊車轟降声，鋼水呼嘯声，象暴风雨。我們被包围了，喇叭筒里一个勁地报告着：“五点二十分鐘，一爐优質鋼。”“五点二十？”連登山自己都不敢相信了，他看了看表，不放心地又听了听。